

# 岁月的“折页”

□刘荒田[美国]

新春伊始,按老例,回顾和展望都是必要的迎新手续。只是,往前看,新冠疫情不知伊于胡底。但凡无法付诸云端的计划,如旅游,均失去前提。那么,低回于往昔吧!

家中,嵌在大大小小玻璃框内,或挂墙壁或放在柜上的照片,黑白和彩色,都在等候我的检视。照片本来塞在抽屉里或夹在相片簿里,闲时浏览,整理杂物,翻出许多镜框,多数是女儿出嫁前买的,有的崭新,有的已镶她上学时拍的婚纱照。她声言不要。于我是不用白不用。这逻辑可名为“形式倒置内容”,一如先领证后约会,先在传媒“琴瑟和谐”然后表演亲密。

镜框已陈列了几个月,观众从来限于家人,只有五岁多的外孙女浏览时费了心机——她居然一下子就指着那张约5cm×2.5cm的黑白照说:“这是外婆,这是妈妈,这是舅

父。”它是41年前为申请移民签证而拍的,她妈妈才一岁,被妈妈的妈妈抱着,地点是家乡小镇的照相馆。

一元复始的日子,想及往昔无去前提。那么,低回于往昔吧!

家中,嵌在大大小小玻璃框内,或挂墙壁或放在柜上的照片,黑白和彩色,都在等候我的检视。照片本来塞在抽屉里或夹在相片簿里,闲时浏览,整理杂物,翻出许多镜框,多数是女儿出嫁前买的,有的崭新,有的已镶她上学时拍的婚纱照。她声言不要。于我是不用白不用。这逻辑可名为“形式倒置内容”,一如先领证后约会,先在传媒“琴瑟和谐”然后表演亲密。

镜框已陈列了几个月,观众从来限于家人,只有五岁多的外孙女浏览时费了心机——她居然一下子就指着那张约5cm×2.5cm的黑白照说:“这是外婆,这是妈妈,这是舅

父。”它是41年前为申请移民签证而拍的,她妈妈才一岁,被妈妈的妈妈抱着,地点是家乡小镇的照相馆。

一元复始的日子,想及往昔无去前提。那么,低回于往昔吧!

家中,嵌在大大小小玻璃框内,或挂墙壁或放在柜上的照片,黑白和彩色,都在等候我的检视。照片本来塞在抽屉里或夹在相片簿里,闲时浏览,整理杂物,翻出许多镜框,多数是女儿出嫁前买的,有的崭新,有的已镶她上学时拍的婚纱照。她声言不要。于我是不用白不用。这逻辑可名为“形式倒置内容”,一如先领证后约会,先在传媒“琴瑟和谐”然后表演亲密。

镜框已陈列了几个月,观众从来限于家人,只有五岁多的外孙女浏览时费了心机——她居然一下子就指着那张约5cm×2.5cm的黑白照说:“这是外婆,这是妈妈,这是舅

这也是我的老习惯,尤其是卧读时,一本好书必有许多页被折。手头的《随园诗话》就是。除非是自己的。不爱看借来的书,这是原因之一。为什么折?为了重看,为记得换装时妻子的郑重,我的狼狈。乘船游漓江时拍的双人照,记得风的温软和山的奇崛。摄于七年前和五年前的全家福,出国时是四口,已变为十口(儿子、女儿两家各为四口),我这美国的“一世祖”,是坐在正中的“老大爷”……都是好日子啊,哪怕不脱劳碌和忧虑。如果能回去多好,哪怕遇到最黑暗的一段。幸亏有可爱的孙儿女,教我们把注意力从伤逝转到对后代的祝福。

怀着无限的依恋,躺在床上打开《随园诗话》。读到一节:“白门张启人句云:‘书为重看多折角,诗因待酌暂存双。’陈古道亦有句云:‘却恐好书轻看过,折进余页待明朝。’”

## 读书之乐

□刘小标

作家伍尔夫说,爱好读书的人不需要奖赏,一直自以为然。对读书的热爱助我走出农村,儿时读物的贫乏让我倍加珍惜当下畅快读书时光。读书之乐何其多,再多奖赏都比不过好书在手。

寻觅好书资讯,其乐在于“追求”。每周都要上网搜索新书讯,搜索喜欢的作者有新书问世,看装帧,读目录,品介绍,阅读各种媒体上的好书推荐。似乎挑书的时间比读书时间还多,但正因为精挑细选,练就一双识别好书的“火眼金睛”,便少在“烂书”上浪费过多时间。

借阅读好书,其乐在于“占有”。定期跑图书馆,去之前搜索好关注的好书的馆藏位置,按图索骥把它们一一找到,有农人收获的快感。有时会在感兴趣的片区转悠,读一排排书架上的封面、书名,一转好几个小时也不无聊,要是不经意间遇见期盼已久的一本好书,那瞬间如天空都被点亮。

看了好书,觉得需要重读或是实在借不到,就买买买,坐等快递包裹到来也是一种快乐。因为网购便捷,近几年已少到书店淘书,但到外地出差,会搜寻附近有

无特色旧书店,遇上了是要逛逛的,选购几册小书作为旅途读物,其乐无穷。

品读钻研好书,其乐在于“沉浸”。读到好书,仿佛戴上了降噪耳机,四周的一切与我无关了,自己成了书里一只懒猫。因为忙碌,抓紧一切碎片时间阅读,地铁上、电梯前、马桶上、床上,都是快乐阅读时光。不怕宅,不怕堵车,不怕排队,不怕等电梯等车等飞机,随时拿出准备好的书,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读以致用最快乐,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工作生活能力和水平,无论是机关工作者的文字活,还是生活中对子女的教育引导,因为读书的滋养灌溉,一切都显得游刃有余、顺理成章。

这些年,告别了囫圇吞枣、贪多求快、盲目追求读书数量的阶段,走过了“尽信书”的青葱岁月,越发懂得读书“独立性”的重要,明白坚持独立性才有真正的思考、对活和汲取。读必读,读必求所得。既追逐新书,也爱旧书重读,与旧地重游一般,因为心境变了,会有更特别的收获、特别的快乐。

## 漫画家华君武、方成的来信

□雷克昌

2010年的6月13日,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在这一天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泪水不由漫出了眼眶。作为一名业余漫画爱好者,我与华老素昧平生,且缘铿一面,可有一件小事,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应聘在湖南嘉禾县文化馆负责编辑一个文学月刊。因人手紧张,常为美化版面,自作插图。就在那个时候,我改弦易辙,涂涂抹抹,开始舞弄起漫画来了。兴之所至,日积月累,也有百十来幅了,就想在县城举办一次个人漫画展。

一日,我头脑一热,忽出奇招,想请我久已仰慕的华君武先生为漫展题词。于是,依据时任《漫画信息》报主编提供的华老在京的寓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向华老求字。

信寄走后,能不能如愿呢?我心里没底。华老在漫坛耕耘半个多世纪,从延安一路走来,成就卓越,被誉为漫坛泰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是漫画界里最大的“官”。他能满足日积月累,也有百十来幅了,就想在县城举办一次个人漫画展。

一日,我头脑一热,忽出奇招,想请我久已仰慕的华君武先生为漫展题词。于是,依据时任《漫画信息》报主编提供的华老在京的寓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向华老求字。

信寄走后,能不能如愿呢?我心里没底。华老在漫坛耕耘半个多世纪,从延安一路走来,成就卓越,被誉为漫坛泰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是漫画界里最大的“官”。他能满足日积月累,也有百十来幅了,就想在县城举办一次个人漫画展。

一日,我头脑一热,忽出奇招,想请我久已仰慕的华君武先生为漫展题词。于是,依据时任《漫画信息》报主编提供的华老在京的寓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向华老求字。

面那只善良、有责任感,急得眼里冒火的兔子,就是华老的自我真实写照。

我把华老这幅漫画剪了下来,连同他的亲笔书信,一并珍藏至今。请著名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写字不成,于是我给漫画大家方成写信求字。一个多月后,收到了方先生的题词——

漫画是和群众最亲近的艺术,群众越喜爱,画家越高兴,画得越起劲!祝雷克昌漫画展成功!方成九六年五月。

字迹工整遒劲,章法大气,题款处钤一方大红名章。还随墨宝附来一简短便函——

克昌同志:

遵嘱题词,今寄上。我书法不佳,惭愧。敬礼!

方成

九六年五月十三日。

得到方先生的题词,我喜出望外,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没想到,时隔多年,方先生依然没有忘却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漫画作者,1999年,他的新著《方成谈漫画艺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他立马邮寄一册新书相赠,还在书的扉页签名留念,并写上“克昌同志”。方先生是名家,如此谦逊,诲人不倦,我除了更加努力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方老的激励下,我不断上进,勇攀高峰,在漫画创作上便有了长足发展。我的作品频频见诸省内外报刊,还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展赛中入展和获奖。

方老与华君武、丁聪并称为中国“漫画界三老”。丁聪2009年逝世,华君武2010年逝世,方老是大家中最后一位去世的人,也是中国漫画界最高龄的一位漫画泰斗。2018年8月22日,方老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100岁。方老的去世,仿佛在中国漫画史上翻过了一页,这一页象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漫画家时代”的结束。

## 老村子

□陈爱民

相比较,我还是喜欢老村子一些。老村子的味道,总让我情不自禁地去念想,这感觉是像站在河边,吹着那深秋的向晚的风,虽有丝丝的惆怅,但沉醉还是主要的,面颊在酡红着,有时,还不好意思去抓挠一下头皮,止不住笑出声来。

老村子的房屋比不得现在气派,却是朴实的,是泥土般的厚道。房子是土砖瓦房为主,墙壁是灰白中显出黄的底子,瓦是青色的,时间久了,就成蓝黑色。也有一些茅草房,不高,有些住人,大部分是作牛栏猪圈用;茅草用的是稻草和冻茅,日子稍长,就泛泛起白光来。村子的东边,有一栋青砖瓦房,堂屋好高,是村子最高的,怕是超过了两丈,而且是有垛墙的,垛墙上骑着高挑的飞檐,飞檐上雕着龙凤麒麟。这样的村子,恐怕已有好几百年的传承吧。

老村子房屋前有一块地坪,打着石灰,有五六亩大,四周有一些果树、白杨、柳树,阳光和水可以直接倾泻下来。收割季节,坪里晒着谷子和玉米,其他时节,晒辣椒、茄子、萝卜、红薯粉,也晒被子,晒的尽是农家的平平常常和实实在在。更多的时候,地坪是我们小孩子撒欢的地方,东奔西跑,调皮和快活劲儿难得停息。坪里最热的时候,就是放电影和演花鼓戏,全大队的人几乎都来了,村子过节过节还节日,欢庆的气氛似乎几天都不散。晴朗的夜晚,大人们喜欢到地坪里乘凉,打闲讲(唠嗑),老人们则喜欢翻古(讲以前的事),我们缠着大人讲女媧、讲牛郎

织女、讲孙猴子、讲秦叔宝,四周有蝉儿唧唧着嗓子,有蛙鼓敲打着田地的气息……

再懒的人家也是有菜园子的。菜园子很少在屋后,一般布置在房屋两边,或者开辟在周边山的脚下,一般用土砖墙围着,也有用篱笆栅栏围着的。园子里的蔬菜成长如何,全靠主人呵护调理,有时按捺不住冲动,就一个劲长大长高,肥嘟嘟胖胖,有时因为缺水缺养分肥料,就无精打采提不起神来。菜园子这无中生有,那里一捆,表面上乱,实则规矩得很,蹲得那么结实,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和气亲切,互相调和较劲。

老村子有一口井,一年四季水不干涸,有一股细流流出,清澈欢快。老井在大地坪的东头下边,基本处于村子的中间和最低洼的位置,大伙都用桶子或提绳来,把井水运回家去。老井毕竟是全村一个特别的所在,是备受呵护的。正月初一,井边总是插了香、烧了纸钱的,这是有人在凌晨起来,抢先做着做好了拜井神的功夫,其实,老人去世,孩子出生,信迷信的人家,都要到井边来做些法事,搞些名堂,啥意思,我们搞不懂,这样,老井就含了神秘秘密的内容了。井水确实特别好,冬天的水冒着热气,夏天的水是透心的凉;水是很软很柔很亮很纯的,又很黏人的,拥一捧在手心,把皮肤舔得怪舒服的,也把脸照得清清爽爽;水当然好喝,一丝丝的甜,一路从口腔滑下,停在肚里,整个人像被吹了一股仙气。大热大热的天,我们喜欢到

井边来,被父母亲提一桶水,从头顶浇灌,身体打一个激灵后,马上就畅快起来。我记得,母亲用老井的水做醋,丢进几片干草,浸泡出来的蒜头、黄瓜、刀豆、豆角等,酸酸的、脆脆的,吃得我们十分兴奋,这味道,已成了我现在在最甜美最顽强的乡愁。

老井前边,就是一口池塘,大约四亩的水域,不算小了。池塘是一个特丰富的地方。那时养鱼,用的是土办法,不喂饲料,喂的是草,还往塘里撒些牛羊粪猪粪,再就是生产队酿酒后,也都把酒糟丢在塘里,那些鱼儿确实长得大、长得肥,鱼儿们游上我们的餐桌,是绝味的鲜美。

最可爱的,还是老村子的人。就这么一个村子,扯皮打架也偶尔发生,几天后,大家彼此又笑笑呵呵的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才是最主要的。谁家出了不幸的事,大伙都去安抚,要是缺钱,你家凑几毛,他家凑一块,算是关心支持。村里有了喜事和丧事,全村人都来帮忙,摆桌子、洗碗、烧火做饭、贴对联、写祭文、放鞭炮,都各就各位,整个事儿推进得井井有条的,哪个位置缺了人手,马上就有人主动补上去。

怀念老村子,有人到中年的“怀旧病”在作怪,但多少有对许多好东西流失的惋惜。现在,我每次回老家,在村口,在地坪,在家里,听到老人们用最亲切的土话和我招呼“伢子,回来哩啊”,我鼻子立马酸酸起来,身子骨变得格格有声,仿佛要拔节上蹿,眼前的老村子溢满了暖意。



十里春风(国画)

□卜绍基

# “孟老”的文学观

□李云雷



## “孟老”的青年心态

孟繁华老师是我的师伯,也是酒友,我们尊称为“孟老”。大约20年前,还在学校读书时,我就经常参加孟老的酒局了,从那时起,孟老激情洋溢、精力充沛的形象就深深烙刻在我们心中。孟老在酒桌上的王者气象不必多说,已出版的《老孟那些事儿》可以作为证明。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当代文学评论领域,孟老也是激情四溢,精力无穷,永远保持着一种青年心态。

表现之一,孟老始终活跃在文学批评最前沿,密切关注最新出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每次出席研讨会前必定写好稿稿,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都自愧弗如的;表现之二,孟老积极笔耕,勤于著述,十卷本《孟繁华文集》在2018年4月刚刚出版,10月就推出了《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今年又推出了这本《文学的草场与星空》,其精力之旺盛令很多人望而生畏;表现之三,孟老总是能提出切中肯綮、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命题,如他2012年发表《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遭遇》一文,便引发了关于“50后”作家的创作是否终结

## 酒风酒量与知人论世

在《文学的草场与星空》这部评论集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第一辑。

“第一辑是和评论家有关的文章。文坛这些年不大有人有关评论家,我觉得不应该。批评家不容易,说作家的作品好,人家认为是应该的;说不好,人家认为是你没看懂,参加研讨会说是红包批评,不参加会议说你傲慢。我写的这些批评家都是当下比较重要的批评家,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这是孟老的老子自道,也是仗义执言。孟老所写的主要有洪子诚、程光炜、吴俊、李敬泽、陈晓明、张清华、郜元宝、王彬彬、丁帆、南帆、贺绍俊、陈福民、汪守德等,他们都是重要的学者与评论家,也是他的师友。

在对他们的评述中,孟老既概括了他们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治学特点,也“知人论世”,以朋友的身份介绍他们为人处世的风格与生活中的趣事,似乎随意写来,但又涉笔成趣,

勾勒出了诸多个性鲜明的学者与批评家形象,如他发现洪子诚老师为人诚恳处事低调,同时“内心也有激烈甚至桀骜的一面”;陈晓明“应该是个很寂寞的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不下围棋也不吸烟喝酒。他好像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张清华“几缕美髯一头卷发,人威猛高大,但目光忧郁也多有迷离”;郜元宝“平时衣着讲究一丝不苟,确有江南才俊风流倜傥的风范”,“但他又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的谈吐甚至举手投足都充满了文学性”;“后来和王彬彬熟了,发现他是一个简单、纯粹、有意思的人,他日常生活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他说在家里经常走过的地方都要放上酒,为的是便于随手喝上一杯”,等等。

我们可以发现,在孟老的评价体系中,是否有趣或有意思,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是否能够喝酒则是有趣与否的内容之一,如他写“见过敬泽的豪饮后,我知道天外有天”,贺绍俊“嘲笑啤酒的我辈没有品味,他要用水晶玻璃杯喝葡萄酒”,即使对于陈福民这样滴酒不沾的人,也要提到他“围观喝酒”。

孟老是一个性情中人,对朋友酒风酒量的品评也是他性情的表现之一,当然在一篇学术性文章中,这些都是花絮与细节,但通过这些生活趣事,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家这个“人”,进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文”,这就是知人论世的长处。

## 将目光转移到文学评论

“吟咏性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孟老通过对评论家的评论,凸显文学评论的价值与重要性。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本应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文学创

作受到的关注更多,文学创作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受到的关注更多,几乎成了一家独大之势,这是一种颇不正常的文学生态,孟老以评论评论家的方式,将读者的目光转移到文学评论上,可以说是对这一生态的有力矫正。更进一步说,孟老所写的都是他身边的师友,文中饱含温情或戏谑,这种写作本身便是克服“情义危机”、倡导有情有义的文学的一种实践,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书中的“第二辑”是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第三辑”是文艺理论与思潮性质的文章,可以说是一个评论家的“本业”。读者可以从这中看到孟老阅读范围之广博,见解之独到犀利,如他评麦家“是他发现了一个时代”,评梁晓声《人世间》紧紧抓住“平民立场”与“好人文化”,评林那北和她小说的“表情”,评石一枫的小说创作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谈“历史合目的性与乡土文学实践难题”,谈“现实主义:方法与气度”等等,皆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最能见出一个评论家的功力与艺术概括能力。

在后记中,孟老谈到此书原定的书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后来才改为《文学的草场与星空》,他说,“书中涉及的作家、批评家和他的作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诗人,我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想象的文学草场和星空中,并捍卫这最后的诗意。”在这里,孟老未免有些悲观与伤感,诗意是永远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诗意。就像星空是永恒的,不同的只是仰望星空的人,有的人永远像青年一样激情洋溢、精力充沛地仰望星空,有的人则以另外的姿态、另外的情绪仰望星空,但总会有人在仰望星空,总会有人在创造新的诗意。

## 显微

□王梦迪

## 包裹在“青春”符号里的故事

《眨眼睛》一书收录的是陈崇正写于2005年到2012年之间的十几篇小说,故事穿行在历史与未来、真实与虚拟之间,回望悲欢交杂的青春记忆,探讨爱与生活的可能。

其中的《海岸线》可以说是具有“青春文学”气质的小说,少年人在鸡蛋花开的季节迎来一场分别,与分别同时到来的则是因欺骗与背叛而来的情感破裂,“我”被迫独自去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和成长中的种种艰难。最后是姥姥的去世将大家拉回了分离的远方,这位老人在浑浑噩噩讲完自己一生的故事之后安然离开了,“我”与果果、父亲与母亲都因此重新面对彼此,也因为怀着对姥姥爱中的那一点不舍,尝试修复破碎的感情。少年人在独自面对世界,面对生死离别,面对背叛和解的过程中成长,也在艰难的成长中承袭一代又一代人有关爱的经验,学习爱的能力。《水猿》则直面压抑在少年心中那份单纯近乎残酷的暴力与恶。

从这些小说中可以发现诸多属于青春记忆的符号,《空间密码》直接以具有特色的符号命名,张淼在与阿施分手后修改了自己写生活日志的空间密码,阿施就被隔绝在了她的生活“空间”之外。《幸福彼此平行》中,徐然与女诗人的精神异地恋就是靠电话和QQ维系的,一方想要分手,打电话、拉黑QQ便可从此的世界里销声匿迹。当然也少不了短信这一“21世纪初谈情说爱的重要工具”,《为命名那段路上的忧伤》在两段交织的故事中讲述了修正和短信另一端的少女小林子一段七天的爱情,感情也如短信一样,迅速而短暂。空间日志、QQ、邮件、短信,借助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符号,小说关照到了依靠这些通讯媒介而发展出的种种感情样态。“该怎么生活,该怎么爱”,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向所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些故事中,青春的生命刚刚起步,“学会深沉学会爱”,则是少年人

青春的旅程上的必修课程。

作为“80后”作家队伍的“先驱者”,陈崇正说他“跑进青春文学这个饭局时已经迟了,人去楼空,只剩杯盘狼藉”。因此,如果在青春文学的视域中审视这些小说,可以看出其中的许多故事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青春文学,包裹在“青春”符号里的故事,其实在内核中有着更为深沉和沧桑的思虑。

少年人在故事中恣肆飘摇地成长,轰轰烈烈去尝试爱与生命的多种可能,而这些小说中的成年人却被非常紧张逼仄的生存空间和平淡苍白的日常生活裹挟着,作者尝试去追求其中的深层精神根源。

作者让小说中的人也成为有权利讲故事的人,将他们的命运在故事里改写,去经历更加惊心动魄的生活百态。另一方面,作者也用他的叙事圈套去牵引毫不知情的读者,不到故事的最后,谁也无法得知与“傻正”一直在“对话”的小白竟然是一条狗,它只是承担了作者另一面的内心活动。

小说里的人大梦一场,写小说的人虚构远方。从零散的文学地理符号学、美人城、半步村,到如今完整的文学地理空间半步村和美人城世界,从开始“写给自己的童话”到后来一系列“南方异托邦寓言”,我们也能在回望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作者一路跋涉而来的痕迹。不变的是,小说中永远飞扬着想象力,作者用想象力去面对这个永远在变化的世界,用这些“上天入地”的小说,给人的精神世界以“天高地远”的可能。

